



山西铁路建设博物馆(资料图)

在太原市杏花岭区教场巷,有一栋风格典雅、红墙坡顶的中西合璧式建筑静静矗立,它既是曾见证近代山西铁路发展的“工程师楼”,又是如今装满三晋铁路记忆的山西铁路建设博物馆。

这栋工程师楼可不普通,它始建于上世纪初,专为修筑山西铁路的外籍工程师与中国筑路专家而建。彼时的山西正处在铁路建设开荒时代。如今的工程师楼保存完整,从外观上看,这幅建筑的整体风格为中西合璧式,墙体主要由红砖筑成,屋顶为硬山式。走近细看,厚重的红砖墙历经百年风雨,依旧扎实得能扛住时光侵蚀;细高的窗棂格带着浓浓的西洋范儿,却又在转角处藏着中式建筑的圆润弧度;曲坡屋顶铺着老瓦片,下雨天能听见雨水顺着瓦片滑落的“滴答”声,像在讲过去的故事。

当我们走上台阶并推开木门,历史的厚重感迎面而来。我们脚下踩着的是红松木地板,时不时会发出“咯吱”的轻响,那也是当年技术人员来回踱步思考方案的同款声响;随后办公室、工作室、总理室、文秘书依次排开,每间屋里都摆着各种旧物件,包括打字机、电风扇、手摇式电话、留声机、英国制绘图仪、法国制罗盘等。在总理室里,木质办公桌上摊着泛黄的铁路图纸,上面还留着当年用铅笔标注的线路记号;工作室的黑板上,粉笔字写着铁路勘测数据,仿佛下一秒就有工程师过来接着演算;文秘书的架子上,放着那个时期的文件夹,里面夹着老电报和工程报表。更逼真的是中外技术人员蜡像,有的蜡像皱着眉盯着图纸,手里捏着直尺,像是在琢磨怎么把铁轨铺过太行山;有的站在黑板前,手里拿着粉笔,正要讲解桥

梁设计方案;文秘书的工作人员则仿佛熟练地操作着打字机,向建设一线传达筑路指挥部的最新指令。看着这些场景,仿佛能看见当时的工作人员为了修铁路,熬夜加班、争论方案的热闹画面。

连接一二层的木质旋转楼梯是博物馆的颜值担当,扶手的弧度打磨得光滑圆润,每一级台阶都留着当年的磨损痕迹。顺着极富年代感的松木楼梯走上二层,还可以见到技术人员的休息室与会客室,同样陈列着一些老物件,并使用蜡像人物进行历史还原。

二层的展厅,以“文字+图片+实物”的立体展陈,铺展正太铁路(今石太线)与同蒲铁路的发展史。在正太铁路展区,文字展板梳理其1904年开工、1907年通车及后续改造、扩建的历程。黑白老照片定格珍贵瞬间,外籍工程师与中国工人共测线路、西式风格的太原老车站、铁路工人检修铁轨等。同蒲铁路展区则聚焦“山西人自建铁路”的奋斗史,文字讲述1933年开工后,建设者克服资金、地形难题,建成南北交通命脉的故事。图片展现了中外技术人员进行测绘、1933年晋绥工兵修筑同蒲铁路、忻口会战时期抗日将士乘车北上等场景。此外,展柜内还有清末民初的站台票、20世纪30年代的铁路道钉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档案等实物。文字解读、图片还原与实物印证,让我们可以触摸山西铁路的发展节点,感受建设者们的智慧与近代铁路的深远影响。

工程师楼东面的展厅则从“路”“站”“车”“人”四个维度,将百年山西铁路史进行了拆解。“路”的展区里,地图上标注着正太铁路、同蒲铁路的原始线路,对比当代的铁路网,能清晰看见山西铁路从“一条线”到“一张网”的飞跃;“站”的展区里,照片展示着不同时期山西多座车站的外观,清末阳泉的法式车站和如今现代感十足的大太原南站形成鲜明对比;“车”的展区里,从蒸汽机车的模型到高铁的示意图,能直观看到火车从“喝煤吃水的老慢牛”变成“时速350公里的银长龙”;“人”的展区里,讲述着筑路工人、列车员的故事,有抗战时期保护铁轨的铁路工人,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熬夜修铁路的技术员。

在这座博物馆里,我们能听到百年山西铁路的活故事,听工程师楼讲当年的筑路时光,听蒸汽机车与高铁动车组的“对话”,感受山西从“铁路荒漠”到“高铁大省”的时代逆袭。

馆记

## 邂逅金代木构遗珍

晓星

在山西长治的长子县城南大街,有一处静谧而神秘的所在——天王寺。

据明《长子县志·寺观志》记载,天王寺始建于唐永徽年间(650-655),历经宋、金、元、明、清历代的修葺与增建,见证着朝代的更迭、岁月的变迁。如今,寺内的中殿和后殿作为金代木结构古建筑遗存,成为研究古代建筑艺术的珍贵样本。

踏入天王寺的山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殿,它面阔进深各三间,单檐歇山顶的建筑形式,庄重而不失灵动。那微微翘起的檐角,仿佛是飞鸟展翅欲飞。阑额和普拍枋四角出头,简洁而大气。走近细看,柱头斗拱五铺作单抄单下昂造,瓜拱、慢拱、令拱抹斜,每一处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补间铺作隐刻,虽不张扬,却在细微处展现着独特的韵味。那硕大的斗拱,犹如一朵朵盛开在屋檐下的莲花,不仅有着极高的美学价值,更是承载着建筑力学的智慧,稳稳地托举起整个屋顶的重量。梁架为六椽袱通搭,中柱不在正脊线下,而是略微前移,这种独特的布局,让我不禁对古人的匠心独运赞叹不已。蜀柱交袱料托平梁,山面丁袱上以驼峰托系头袱,整个梁架结构严谨而精巧。

移步至后殿。后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悬山顶,相较于中殿,它多了几分沉稳与大气。柱头卷杀圆缓,与中殿风格一脉相承,却又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檐下斗拱无补间铺作,为单抄单假昂五铺作,横拱抹斜,蚂蚱形耍头,每一个斗拱、每一根昂,都在静静地述说着金代建筑的独特魅力。后殿内部,梁架为金代常用的梢头式结构,长袱压短袱,吃重的地方均由榑头承托,构成四椽袱压接后乳袱用三柱形制。内部梁袱虽是自然弯材,但结构简练合理,充分展现了金代工匠们对木材特性的深刻理解和精湛的工艺技巧。

天王寺的兴建,缘起于唐宋时对军神毗沙门天王的崇拜。唐代不空法师翻译的《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中,记载着这样一个传奇故事:唐天宝元年(742),安西城被蕃军围困,毗沙门天王于城北门楼上出现,大放光明。并有金鼠咬断敌军弓弦,三五百名神兵穿金甲,击鼓声震三百里,地动山崩,蕃军大溃。安西表奏,唐明皇为感恩,特命“诸道州府城西北及营寨并设其相”供养,佛寺也特设别院供养。此后,唐朝军队中,皆以毗沙门多闻天王形象绘制旗帜,号曰“天王旗”,以保佑武运昌隆。到了宋代,军中供奉毗沙门天之风更盛,几乎每支部队的驻地都建有天王堂。而长子城,作为战国末韩战略要地、秦汉两朝上党郡郡治所、西燕国都所在地,始终是上党的军事重镇,天王寺的兴建,也正是顺应了当时对军神庇佑的期盼。

天王寺之行,不仅让我领略到了金代木构建筑的独特魅力,更让我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传承。



天王寺中殿铺作(资料图)

## 工程师楼里的铁路往事

张悦

万物

## 豆角中的“巨人”

卢兆盛

初冬时节回老家,看见挂在二楼屋檐下的五六根长约尺许的灰褐色刀豆在风中轻轻摆动。

说刀豆是豆角类中的老大,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刀豆身形修长、挺拔、魁梧,成熟后,更为丰满、壮硕,无论从长度和宽度看,还是从重量和豆粒大小看,都堪称豆角类中的“大哥大”或“大姐大”。在众多豆角中,能与它比试一下长短的,唯有长豆角与四季豆,但后者多半也只能与嫩刀豆比一比。

刀豆有多个别名,如挟剑豆、刀豆角、刀板豆,等等。刀豆名称的由来,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解释恐怕是最权威的了:“以荚形命

名也。”刀豆荚的外形酷似刀剑,以刀命名自然是非常恰切的。

刀豆有很多种吃法,老家人喜欢用坛子将嫩刀豆泡着吃或腌着吃。所谓泡,就是采用制作泡菜的方法,将嫩刀豆洗净晾干后,切成段,置于加了盐的醋水坛子里,约莫一个礼拜左右,当刀豆表皮由翠绿变成淡黄,那就意味着刀豆已经泡熟了,可以吃了。而腌着吃,工序就复杂多了。先将洗净后的嫩刀豆切成两三厘米宽的片,或将一根刀豆切成几小段,再在每小段上切片,自刀豆腹部切到背脊部即止,不完全切断,切成梳子状,然后,将切好的刀豆晒干,加以适量的盐揉搓,再拌入剁



碎的红辣椒,装坛、密封。大约半个月后即可开坛享用了。

儿时,我们还会把拇指般大的淡红的刀豆籽儿,拿锥子扎孔,一颗颗用线穿起来,编成粗壮的手链或“项链”,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美的饰品。

刀豆还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有温中止呕、调和脏腑的作用。

刀豆,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